

▶ 小小说

透明的樱桃园

◎ 赵惠民



图/王成彪

冬日料峭,寒彻透骨。胶东半岛西北部掖南凤凰山丘陵地带已经披上了皑皑白雪,眼看着进入冬景萧条、万木凋零的季节了。

而此时,凤凰山西麓向阳岭前新建的一座铝合金与钢结构组合的名曰“富宽樱桃园”大棚里,却是一片生机盎然的花的海洋。

这个樱桃大棚是今年麦收后,富宽与自己的老婆掰扯着嘴、赌着气投建的。为建此棚,两口子竟然大半年不搭言。

新建的大棚采用铝合金与不锈钢管搭建,棚顶及东西南三面全都用10毫米的透明玻璃组成,约300多平方米,正好容下12棵30厘米直径的粗壮樱桃树。

富宽是向阳岭村有名的细木匠,常年在外干装修。爱人宝琴也是出类拔萃的乡间女人。两人结婚20多年,生有一男一女,分别考入县和镇重点中学。男人勤劳,女人贤惠。他俩忙碌一年,挣上个七八万元的根本不在话下,日子过得在村里也算得上“上八仙”。

可富宽为人精明,常年在外面闯荡干活,自然比呆在乡间种田知道的信息多。今年春节刚过,富宽接了个活去烟台福山区八角镇一户姓刘的农庄干装修。刚踏进这户农家庄园,富宽一看,大吃一惊。乖乖,那个热闹场面真叫人见了心里发痒。

这是一片全是由铝合金构建的偌大樱桃庄园,里面有上百棵比碗口还粗的大樱桃树,且品种繁多。诸如红灯、美早、车厘子、黑珍珠、黄蜜等。此时已进入采摘季节,奇鲜芳香的一株株含着晶莹露珠的大樱桃,不用品尝,就是看着心里也甜了个透。

庄园的大樱桃一上市,每斤价格100元至150元不等。简直是黄金价啊。门里采摘,门外包装、装车,三十多名男女务工人员里里外外地忙碌着。

从樱桃成熟到摘掇利索,仅用了半个月时间,这上百棵大樱桃树总计给老板赚了200多万元。乐得庄园刘老板天天数着票子合不拢嘴。

富宽手里干着装修活,眼里瞅着来回奔忙的采摘和收购人群,心里如装了个小兔子突突直跳。

“瞧人家三个月工夫挣了200多万元,咋咱就不行呢?”富宽嘴里自语着。

“伙计,眼馋吗?要想干这行,俺支持你。”庄园老板刘长春拍着发呆的富宽哈哈地说。

“老板……”富宽说:“俺看了你这场景,心里感觉真愧得慌,俺这干木匠活的,弄这营生恐怕外行吧?”

刘老板笑笑:“伙计,真要干,回去弄个棚,从我这起10棵老樱桃树,给你三四个新品种,移植大树不用换苗,保管你运回去栽上当年结果。”

“栽是行。”富宽也憨笑着,“只是,这销售门路与客户咱可没有。”

“这个不怕。”刘老板拍着胸膛承诺道:“采摘了,全发给我。俺这里北京、天津、上海、大连的客户有的是,我帮你卖。”刘老板的话让人听了舒服、暖心。

的确,信息时代,百闻不如一见。富宽着实有些心动了,他由此打定了主意:改行。回家后,富宽先同老婆沟通了一下,不想这婆娘死活不信,坚决不同意他建大棚。为此两口子闹了个大半年不说话。

富宽这个人性格倔强,越不让干越想干出个名堂。

他在村北的向阳岭前有三亩口粮田,后面的地堰有4米多高,正好可做后堰墙。冬季里,向阳岭前朝阳,异常暖和,是建造大棚的首选之地。富宽算了算,300平方米的大棚需要一半亩地,自家地头有机井,灌溉方便,这些都是优良条件。可是,建铝合

金、钢结构大棚,最少也得需要20多万元。

老婆手里存有30多万元,甭想。富宽磨破嘴皮只给了5万元,再任凭他怎么说都没门。无奈,富宽找了几个同行凑足了20多万元。麦收结束后忙活了半个多月,一座透明的玻璃大樱桃棚正式建成了。

富宽也担心,毕竟这是20多万的真金白银,心里悬着那!

这日,富宽驾车跑到了200多里之外的福山八角镇去见刘老板。刘老板见了富宽拍的抖音和照片,听了介绍后高兴地伸出大拇指:“行,八月底起树,俺亲自过去帮你栽,保管你明年正月收个红利。”

富宽很是感激地点了点头,紧紧握住了刘老板的双手。

刘老板讲好价:起12棵三十多厘米粗的老樱桃树,每棵600元,为他起树、缠包树根土、吊装运送到富宽家樱桃棚并帮忙将树栽上。

农历八月中旬节后,富宽只用两天时间就把大樱桃树栽上了。

紧接着,富宽在樱桃棚外又盖了三间空心砖棚

对于在贫寒中长大的一代,过年的记忆多为吃。大年夜的饺子,大人们是格外重视的。对于小孩子来说,饺子并不那么重要,有了压岁钱之后,最想吃的是那些平常日子里吃不到的小吃零食,拿着为数不多的压岁钱,跑到街上买这些东西解解馋。

说来会让今天的孩子笑话,我小时候,最想吃的是糖葫芦、年糕、糖炒栗子、芸豆饼,还有心里美萝卜。

但是,也不能嘲笑我,我要吃的这几样东西,也并不一般,而是有讲究的。先说糖葫芦,可不是平常日子里走街串巷小贩插在草垛子卖的那种用山里红做的糖葫芦,得是那种一串得有一米多长的大串糖葫芦。这种糖葫芦,因其长,一串又叫一“挂”。以前,民间流传竹枝词说:“正月元旦逛厂甸,红男绿女挤一块,山楂穿在树枝上,丈八葫芦买一串。”又说:“嚼来酸味喜儿童,果实点点一贯中,不论个儿偏论挂,实时大挂喊山红。”这里说的大挂,就是这种丈八长一挂的山糖葫芦。春节期间逛庙会,一般孩子都要买一挂,顶端插一面彩色的小旗,迎风招展,扛在肩上,长得比自己的身子都高一截,永远是老北京过年壮观的风景。如果赶上过年下雪,糖葫芦和雪白相衬,让过年多了一种鲜艳的色彩。

如果过年的时候,我手里的压岁钱多那么一点点,我会跑到琉璃厂的信远斋,专门去买糖葫芦。信远斋的糖葫芦不串成串,论个儿卖,一个个盛在盒子里,蘸好了冰糖,晶莹剔透,红得像玛瑙,装进小匣子里,用红丝带一扎,是过年时候送人的最好礼品。我不买这样成盒的,成盒的贵。我就单独买几个,买回家,舍不得吃,拿出来,馋馋弟弟。弟弟指着我的糖葫芦,冲着爸爸妈妈大叫着,“我也要吃这个!”我爸就会说:“这有什么稀奇的,不就是糖葫芦嘛,待会儿给你买去。”我便会说:“您好好瞧瞧,这可不是一般的糖葫芦!”

再来说金糕。在我看来,金糕是糖葫芦的一次华丽转身。老北京过年,各家餐桌上是离不了金糕的,很多是拌凉菜时用来作为一种点缀,比如凉拌菜心,它被切成细长条,撒在白菜心上,红白相间,格外明艳。这东西以前叫做山楂糕,后来慈禧太后好这一口,赐名为金糕,意思是金贵,不可多得。因是贡品而摇身一变成为了老北京人过年送礼匣子里的一项内容。清时很是走俏,曾专有竹枝词咏叹:“南植不与北植同,妙制金糕属汇丰。色比胭脂甜如蜜,鲜醒消食有兼功。”

这里说的汇丰,指的是当时有名的汇丰斋,我小时候已经没有了。但离我家很近的鲜鱼口,另一家专卖金糕的老店泰兴号还在。就是泰兴号当年给慈禧太后进贡的山楂糕,慈禧太后为它命名金糕,还送了一块“泰兴号金糕张”的匾(泰兴号的老板姓张)。泰兴号在鲜鱼口一直挺立到上个世纪50年代末我上中学的时候。我要吃的得是那里卖的金糕。金糕一

子,安装了锅炉暖气。冬日里玻璃大棚只靠太阳光照不行,还得有暖墙保温才能有效保障大棚温度。

从霜降开始封棚,立冬节之后,大樱桃树在渐渐地暖、返青,树身上有了红晕。樱桃树开始冒出小芽儿,小雪节后樱桃开始开花。红的、粉的,配上绿叶漂亮极了。冬至节刚过,樱桃树上开始长起一片小骨朵儿了。到了大寒节,一串连一串的樱桃结满了树枝。这果实颜色或金黄或紫红或鲜红,果形端正,整齐美观,果肉丰满。真是神奇!

富宽乐得闭不上嘴,他每天沉浸在喜悦里。浇水、施肥、除草、测温度,忙个不停。管理方面,富宽从不敢松懈。

这时,刘老板也专程开车过来了。

“嗯,兄弟,不错。”刘老板走进大棚转了转,高兴地说:“这赚个七万八万的是肯定的。不过,这果实太密了,对果树不好,得疏果。”

富宽一怔:“嗯?疏果?俺可真舍不得。”

“今年头一次移过来,不宜多结,转过年扎下根就行了,保你挣20万元。”刘老板胸有成竹地说。

“那成,您是师傅,您说要俺咋干就咋干。”富宽说。

刘老板指导着富宽疏完了果。

“兄弟,眼看着立春快到了,再上上色,正月初一你就得开始采摘了,到元宵节保证全部收获结束。你就等着数钱吧。”刘老板笑笑说。

“敢情那么好!那俺先谢谢师傅了!”富宽憨笑着说道。

果然,立春过后不几天,收获的日子终于快到了。富宽婆娘从未到过大棚,头春节这几天放假回来的一双儿女连欢带哄地推着车走进了自家的樱桃大棚。

“哇,这简直是神话儿一般!”儿子、女儿高兴地拍着手掌呼喊。富宽婆娘一见到满树的硕果,那颗纠结悬着大半年的心也在激动中落了下来。

春节的鞭炮声响了。从大年初一开始,富宽全家开始收获了。

富宽一边采摘,一边与刘老板联系经营。一天摘上几十箱大樱桃,就赶忙驾车送到福山庄园。富宽微信里的每一笔收款播报都使他乐得心颤。

天天采摘,来回奔波运送,本地乡亲们也赶来参加采摘直销。抖音也在节日的欢乐气氛里直播了大半个正月,红火了富宽家的这个透明的樱桃大棚。

反复地敲问心同心

◎ 郇琴

“火炉一砌,老朋友的画就挂上了。”这是金岳霖在自己的哲学论文中对星期六碰头会的生动描述。

老朋友的画,说的是邓以蛰(字叔存)的画。邓以蛰不仅是美术鉴赏家,而且本身是位美术家,他能写能画,篆体字写得尤其好。他是中国现代美术的奠基人之一,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与宗白华有“北宗南邓”之称。他是“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父亲。被金岳霖称赞为朋友中“最雅”的朋友。

星期六碰头会就是上个世纪30年代享誉京华的著名沙龙,所谓“太太的客厅”。

从1931年梁思成和林徽因把家安在北平北总布胡同3号后,身边一群北大、清华、燕京大学的教授们常常来这里喝茶聊天,久而久之形成了习惯。经常参加聚会的除了主人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之外,还有徐志摩、沈从文、张奚若、周培源、钱端升、陈岱孙、李济、陶孟和、叶公超、常书鸿等等,这些人无一不在所属学术领域崭露头角,各自在不同的学术领域中做着开拓和奠基性的工作。

在这些聚会的老朋友中,还有一对特殊的、格外引人注意的外国友人,他们是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毕生挚友费正清、费慰梅夫妇。费慰梅,是当时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坎南博士的女儿。其时,费慰梅正为中国艺术所着迷,费正清则致力于从多层次多角度研究中国历史。

1931—1937年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生活最富裕的时期,也是他们精力最旺盛抵达学术成就的巅峰时期。

回到北平熟悉的环境,他们在友情的滋养下身体慢慢恢复健康。论及职业选择,梁思成和林徽因都没有忘记在美国留学时,面对“唯独中国建筑学既不被称为学科,更没有独属于自己的历史”时的尴尬。他们从那时起,已经决定将建筑学、建筑史作为毕生的研究方向。

北总布胡同3号是一个租来的两进小四合院,两个院子之间有廊子。院子里种着高大的马缨花和几株香气四溢的丁香花。热情的徐志摩牵线搭桥将金岳霖引荐给梁思成和林徽因。从此,金岳霖开始了毕生“逐梁而居”的生活。

前院住着梁思成一家,金岳霖单开一个小门,住在后院。朋友们有时在梁家、有时在金岳霖家。金岳霖因为在英国、美国留学形成的习惯,喜欢吃洋菜,为此还专门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期六聚会吃的咖啡、冰激凌,都是厨师按照要求做出来的。

聚会的交谈内容有学术问题,也有政治和艺术。碰头时,大家总要先问问张奚若和陶孟和关于政治的情况,但是谈得最多的是建筑和字画,特别是山水画,邓以蛰带来的字画就是这样“挂了起来”。

关于聚会的“聊天之意”,梁思成曾对他的学生李道增讲过:“不要轻视聊天,学术上的聊天可以扩大你的知识视野,养成全面的文化气质,启发学识上的思路。许多科学上的新发现,最初的思想渊源是从聊天中得到启示,以后才逐渐酝酿出来的。英国剑桥七百年历史出了那么多大科学家,可能与他们保持非正规的聊天传统有一定的联系。不同学科的人常在一起喝酒、喝咖啡,自由地交换看法、想法,聊天之创意不清华建筑系后,而在求旁通。”

日后,梁思成创立清华建筑系后,那将这股自由民主之风也带到了师生之中。梁思成平易近人,又很幽默诙谐。每当评图时,他都会鼓励学生畅所欲言,年轻人在他面前毫不拘谨。整个建筑系一派自由、舒畅。学生梁友松回忆:“那四个年级在一个大教室里,我觉得

很有好处,高年级的同学常到我们的图板边提意见,或者在做渲染透视时助一臂之力。我们也常常对高年级的作品评头论足,言之有理也好,胡说八道也好,至少系里形成了一种学术民主,互相切磋的风气。我和比我高的四个年级老混在一起,一道听梁先生和林先生讲课,心胸开阔,接纳百川汇集。”

现在,我们已经无法得知当年“太太的客厅”里都聊了些什么具体内容,从学生们的回忆里大致可以了解聚会不拘一格、自由热烈的“氛围”。

萧乾曾因为在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上刊发了一篇《蚕》,而被林徽因注意到,并热情地邀请他去“太太的客厅”。林徽因给他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费慰梅总结道:“每个老朋友都会记得,徽因是怎样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她的健谈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使人叹服的是她同样擅长写作。她的谈话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谈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然的发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所迸发出来的精辟警语而倾倒。”

家常聚会往往挤满了人,上门来的各式各样人都有,除了跑来跑去的孩子和佣人,还有各门亲戚穿进穿出。其中有梁家正在上大学的侄女们,把朝气蓬勃的同学带来,还有一些著名诗人和作家。其中有一次,哈佛大学校长坎南被费慰梅带来了。甚至有一次,聚会里来了一群玩斗蟋蟀的老头儿。

徐志摩把这里当成了家,时不时来住几天。金岳霖每天风雨无阻总是3点半到梁家,一到就开始为林徽因诵读各种读物,绝大部分是英文书籍,包括哲学、美学、城市规划、建筑理论等。费慰梅评价金岳霖掌握牛津英语的程度令人惊叹。

“太太的客厅”热闹非凡,名声在外。费正清晚年回忆林徽因:“她是有创作才华的作家、诗人,是一个具有丰富审美能力和广博的智力活动兴趣的妇女,而且她交际起来又洋溢着迷人的魅力。在这个家,或者她所在的任何场合,所有在场的人总是全都在围着她转。”“太太的客厅”自由、随性,什么都可以问,什么都可以说。诗歌、绘画、文学、艺术、建筑、城市、生活、时局……林林总总。短暂的和平带来暂时的安宁与悠闲。朋友们聚在一起,如同进入时间黑洞,时间总是过得那么快,一个下午的时光仿佛倏忽一瞬。天黑了,话还没有聊完,接着晚饭再继续。

客厅里的林徽因思维敏捷滔滔不绝,她那机智善辩的话语总是充满锋芒。林徽因的博闻强记令人惊异,无论是济慈、雪莱,还是勃朗宁夫人、叶赛宁、裴多菲、惠特曼……有谁记不住、背不出的诗句,林徽因都能准确无误地出口成章。林徽因很喜欢诺贝尔奖获得者、爱尔兰诗人叶芝的《当你老了》,她用英文朗读那首诗时,在座的陈岱孙、金岳霖曾被感动得泪光闪烁。在梁思成的眼中,林徽因散发着迷人的光芒。她在人群中美丽夺目,在辩论声中舌战群友。这样一个女人逃般令人沉醉,她拥有世间最好的容貌,最高的智慧,她的学识渊博、见地深刻,她的思想如大海一般无边无际。这使梁思成更加从内心深处珍爱她如珍宝。在他的心里,她就如同一座宝库,光芒万丈,探之不竭。这一刻,你以为你已经懂了她,下一刻蓦然之间又惊觉原来只是懂了她的一个边角。

过年食忆

◎ 肖复兴

整块放在玻璃柜里,用一把细长的刀子切,上秤称好,再用一层薄薄的江米纸包好。江米纸半透明,里面胭脂色的山楂糕朦朦胧胧,如同半隐半现的睡美人,甭说吃,光看着就好看!

糖炒栗子,入秋以后就开始卖。但是,磨我爸爸,我爸爸顶多给我买一包五分钱的栗子,没几个,还得和弟弟一起分吃,哪够解馋的?过年的压岁钱,让我可以奢侈一把,买上一大包栗子。那时候,卖糖炒栗子在晚上。这是老北京的传统,《都门琐记》里说:“每将晚,则出巨锅,临街以糖炒之。”《燕京杂记》里说:“每日日落上灯时,市上炒栗,火光相接,然必营灶门外,致碍车马。”巨锅临街而火光相接,乃至妨碍交通,那种壮观的情景,我没见过。但是,前门大街,从五牌楼到珠市口,卖糖炒栗子的,一家大铁锅挨着另一家大铁锅,一条街栗子飘香,是我闻到的过年时候最香的味了。

芸豆饼,也非常香。这是一种我过年时候非常想吃的一种东西。那时候,只有春节前后的那几天,在崇文门护城河的桥头,有卖这种芸豆饼的。都是女人,蹲在地上,摆一只竹篮,上面用布帘遮挡着,布帘下有一条热毛巾盖着,揭开热毛巾,便是煮好的芸豆,冒着腾腾的热气,一粒粒,个儿大如指甲盖,玛瑙般红灿灿的。她们用干净的豆包布把芸豆包好,在芸豆上面撒点儿花椒盐,然后把芸豆包布拧成一个团,用双手击掌一般上下夸张地使劲一拍,就拍成了一个圆圆的芸豆饼。也许是童年的记忆总是天真而美好,也没有吃过什么好吃的东西吧,至今依然觉得那芸豆饼的滋味无与伦比。虽然不贵,但兜里没有钱,春节前几天,天天路过那里看她们卖芸豆饼,只能把口水咽进肚子里,一直熬到过年有了压岁钱,疯跑到崇文门桥头,买芸豆饼,怎么那么好吃!

老北京,水果在冬天里少见,萝卜便成为了水果的替代品。所以一到冬天,常见卖萝卜的小贩挑着担子穿街走巷地吆喝:“萝卜赛梨!萝卜赛梨!”过年我买萝卜,不是为吃,而是为看。卖萝卜的小贩,会帮你把萝卜皮削开,但不会削掉,萝卜托在手掌上,一柄萝卜刀顺着萝卜头上下挥舞,刀不刃手,萝卜皮呈一瓣瓣莲花状四散开来,然后再把里面的萝卜切成几瓣。这种萝卜必须得是心里美,切开后,才会现出五颜六色的花纹,捧在手里,像一朵花。吃完后的萝卜根部,泡在放点儿浅浅水的盘子里,还能长出萝卜花来,伴我一起过完整个春节呢。

如今,经济发展变化太大了,这些我童年过年的吃食,早已不新鲜,甚至让孩子们以为为然。更多更新鲜的过年吃食,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不过,过年时候庙会里卖的那种长长一大串的糖葫芦,依然是孩子们的最爱。用萝卜雕刻的花,依然是过年餐桌上厨师奉献的艺术品。而萝卜根部开出的萝卜花,对于今天的孩子来说,不仅清新,而且新奇,和过年时守岁的水仙花有一拼呢。